

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 (十七)

■ 聖 印 ■

於台灣正聲廣播電臺播講

佛經上有一意義深長的故事：

從前有一位國王，他擁有一個愛女，常不離他的身旁。無論她要什麼都設法滿足她的願望。有一天，天降雨水，水上起了點點滴滴的泡沫的珠，晶瑩好看，王女十分賞愛，認爲可愛極了。就對國王說：

「父王！我想得水上泡沫作爲頭花鬘。」

「傻孩子！水上泡怎能取作花鬘的呢？」

「如果不給我，我死好了！」她發憤說。

國王不忍愛女失望，就召來了宮中的巧匠，告訴他說：「你們有奇巧的手法，是無所不通，現在趕快去取水泡，爲我女作鬘，不得有誤，不然當心你的性命！」

巧匠聽得瞠目結舌說：

「水泡是無法作鬘的啊！」

許多巧師都束手無策。終於有一老匠對國王說：

「臣能取泡作鬘。」

國王高興得很，就對王女說：

「現在有一人能作鬘，您自己去看看吧！」

老匠面對王女稟告說：

「我目力不好，不能分辨水泡的好醜，伏乞公主躬親取泡，我當用泡作一美麗的頭鬘。」

王女就動手去取泡，但手一接觸，泡沫隨即破滅，無法取得，這樣一整天都得不到泡沫，開始厭惡了起來。

王女覺悟地告父王說：

「原來水泡是虛偽的東西，不能停留的東西，容易破滅的東西，這樣虛渺無實際性的東西又有何用呢？還是請父王另外爲我

作紫金鬘吧！我希望的頭鬘是日以繼夜都實存，而不是立即枯萎的。」

這一個故事說明生滅之法不可久停，智者求於遠離，愚者竟染着不悟。又譬如一頭狂奔的野馬，渴愛疲勞，終於喪失了生命。人生的遷流變化，就如同水上泡的短暫不定，我們觀察世上一切幻象要想像野馬的奔馳終將逝去，所以理應修淨行，求得清淨解脫。

佛說偈語是：「當觀水上泡，亦觀幻野馬，如是不觀身，亦不見死王。」又說：「上一切無欲，當察此大觀，如是有解脫，本所未度者。」死王指的閻羅王。察此大觀即是指——佛法念無念念、行無行行、言無言言，修無修修，以求證智圓滿，解脫自在。本所未度是說的以前所經歷生死之難（佛的前生）未曾度化，現當求方便度此三有，不再受有，造四大身。這偈語也就是會者近爾，迷者遠乎的示意。

第十九章 真假並觀

佛言：觀天地念非常，觀世界念非常，觀靈覺即菩提，如是智識，得道疾矣。

釋義：

這一章乃是說明了唯心識觀，要人去虛存實，人在天地覆載之中，用凡情來認定，自以爲這天地是常住的，實有之物。但只再仔細以理智來觀察，天時的四季是有寒熱的新陳代謝着，地理方面則山谷河川無時不在遞遷變化着，這些都是生滅非常的；若是恆常的話，怎有許多的變化生滅的呢？

自然這裏所說的天地，亦即是一般人所說的世界，天地世界

即包羅世界萬象萬物。至於「非常」有兩種意義：一、變壞之義，二、斷滅之義。可是佛法中所謂非常，不是斷滅義，是變壞義，也就是說流行轉變是以有成有壞。天地的廣大悠久，尙且有變壞之期，其他就更不必論了，觀天地是無常，所以世界當然無常了。

其次再觀察我們一身之中，世是時間遷流，界是地理方位。世間是在念念之中，時間不停的過去；而界限也是相互對立無定，此中又有那一種是實我實法呢？這就是說明了凡夫妄情徧計諸法的本虛。

再次，觀察現前一念的靈覺靈明之性，倘如能夠離開我法二執，便可成爲四智菩薩。這也就是常存依他圓成的實性。能遣去虛是既無增益而存在實也是無有滅損，這樣作到了非有非無的觀念，就很快地能契合中道了。

原來無常觀是有粗細之分的，細的是剎那無常，說剎那之間有生住異滅的變化。粗的是相續無常，是說一期相續之上有生住異滅的四相，這無常觀又通於大小乘。爲什麼呢？大乘無常觀則有情根身及無情器界皆是無始流行生滅相續，是阿賴耶識所變的相分。阿賴耶識既轉變不停，則其所生相分當然亦是剎那之滅。依業種勢力未盡期限前，阿賴耶即在業力範圍內生滅相續，人死之後，阿賴耶識並未斷滅，另依業力更尋新生，所以平常人所說的死，不過是常態的破壞罷了。如此觀察，這細粗無常之相，都是說明了唯識，這就是大乘觀的思想。

佛說：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」識能發現諸法，而其能變的識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的五識，與意識、末那識、阿賴耶識的三識合稱八識。眼識能別青、黃、紅、白、黑等色相，耳識能別各種的音聲，鼻識能別香臭，舌識能辨味境，身識能別所觸的環境，這五識現代心理學家稱爲感覺作用。第六識能對內外環境，不問有形無形，或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三世，推廣至一切境界，凡是想像，推理等一切的心理現象均屬之，此識有五俱、五後、獨頭三種意識的分別。五俱意識與前五識俱起並生，明了緣境。五後意識，雖和前五識不俱起並生，但五識緣境後，了知這是

何物的作用。獨頭意識是與前五識無關，獨起心內的意識作用，有獨散（追憶過去展望將來思索現在）夢中（夢幻朦朧中現起）定中（在禪定中發生）的三種。此第六識在八識中最是猛烈，有自由自在的力量，能改變物質；比如從前李廣入山見虎，拔箭射牠，近前一看却是石頭而不是老虎，但箭即入石沒羽，後來既然知道是石就再也射不入了，這豈不是佛家第六識的作用？其次鳩摩羅什年幼時隨母入寺，見一鉢如帽子，戲之以覆其頂，等取下後細看方知是鐵，即無力再舉，這就是心識的集中統一，能顯精神偉大的力量，轉移心至生理，物理，使皆發生變化，足證「萬有唯心」的不可思議的力量。

第七末那識，義譯思量的意思，常以第八識爲對境，不斷生起實我實法的妄執，第六識是以第七識爲根據，所以不能看破唯識所受的道理，心外認定有實物，整然存於空間，由於我法二執的迷妄，我們造作惡業，沉淪於生死；反過來若是斷滅煩惱，澈悟人法二空，即末那識就能清淨，也稱爲染淨識。第八阿賴耶識，義譯爲藏識，因宇宙種子均含藏在此識中，有能藏、所藏、執藏三種，所藏是種子。阿賴耶識司取集前六識所作善惡、事緣、影像、收藏八識中，成爲新熏種子，再由此新熏種子，輾轉互生，故爲善的愈善，爲惡的愈惡，如果善惡混雜，種子與現行也善惡混雜，此善惡種子，在八識中醞釀來世善惡的報應，所以叫做異熟果，所謂異時異地成熟。八識中善多惡少，來世異熟果可升天或投生人間。惡多善少來世異熟果爲牛爲羊不定。如有惡重的則墮餓鬼地獄，因果毫釐不爽，是則此人身有如機械，合物理、化學、哲學、神道、因果而成。所以念佛修心，乃造來世佛因化生的異熟果，設能勤勉爲善，兼念佛號，行之既久，可將前五識轉爲成所作智，第六識轉爲妙觀察智，第七識轉爲平等性智，第八識轉爲大圓覺智，而成爲安摩羅識（即佛性、眞如、覺性的異名）。能明心見性而成佛的；即是此識，衆生本具有此識，惟因爲此妄想迷惑，故此「安摩羅白淨識」形成現前顛倒的八識，此八識以好染爲性，修心的人，能斷染法的因緣，藉念佛，作諸善業來清第八識染污種子，久之染污退淨，「白淨識」即可現前，

所以修持佛法的人能轉識成智，稱爲澄真空，即心體不染的真空，也就是宇宙真善美的唯一極致。

靈覺觀作菩提，那就是了生脫死，是將有限生識相續擴爲永恆相續，佛法所謂無生，實是擴充此生使之擴大，以有限生皆由我法二執轉計生起，能空此二執，則有限業力變爲平等行，也就解脫爲大解脫；此時的阿賴耶識變爲清淨佛性。

我們學佛即在於解放此第八識的束縛而成清淨。觀靈覺即菩提亦即是觀心即佛，由粗無常觀則對世界無有貪愛，由最細觀則證佛果，所以結論是，要是這樣的明白了知，認識得真理面目，從明而修，很快就可以斷惑證道了。

修行欲得真正不退的聖果，非加行不爲功。加行以智慧觀察爲主，自此章到以下二十六章都是在說明般若加行，換而言之，在入於正位的準備，加一段之力而修行。

佛經裏面記載着這樣的一段故事：

從前佛在羅閱耆闍崛山中，那時城內有一位姿容艷麗，國內無雙，大臣子弟，爭相尋慕的歌女，她的名字叫蓮華。

「世間的生涯是不正的，還是作比丘尼，皈佛的好！」有一天蓮華起了這麼樣的念頭。

她是一名想到就能做到的女子，這麼想着就逕往山中謁佛。走到中途，嘴渴的時候見有泉水，就在泉水的映照中，看見自己面容紅潤，髮黑目美，不禁又後悔了起來！

「人生難得有這樣美好的形體，何必自棄要出家受苦呢？還是回到原來的世界，去享受一番吧！」

矛盾的意念強烈地震撼了心識，她順回轉頭循山路下山。

那時佛已知蓮華是祂應當化度的對象，便化作一美麗顏容勝於蓮花數千萬倍的婦人從山上走了下來，剛好和蓮華遇個正着。蓮華一見這一婦人較我端莊絕世，心甚愛敬。就問：

「妳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爲什麼沒有伴侶呢？」

幻化婦人的佛回答：

「我是從城中來，現在要回娘家，也是要下山而去。我們雖然是萍水相逢，素不相識，而現在正好一塊作個伴，一起下山吧

！一塊談笑休息，也比較不寂寞啊！」

「是的，那就好極了！」蓮華應道。

兩人不知不覺來到了泉水旁，那婦人就閉眼睡着了。沒有多久，忽然命絕。原來嬌艷婀娜的身體立刻膨脹得很難看，不但如此，屍身發出了臭爛的味道，蛆虫竟從腹中源源蠕動爬出，齒落了，髮脫了，肢體也解散了。

蓮華看到這一幕可怕的情景，真是大驚失色，喃喃自語：「爲什麼那麼好好的的一名絕色女子，忽然竟至此呢？那人尚且如此，我又怎能久存於世？我還是應當立志學佛，誓精進修道，不生退悔之心才是啊！」

於是連忙趕路，終於來到佛的地方，五體投地禮佛後，又把自己遭遇的情形稟告了佛。

佛和顏悅色地正告蓮華：

「人有四事不可恃怙：一、少壯會當歸老，二、強健會當歸死，三、六親會有別離，四、財寶積聚要當分散。」

蓮華聞佛說法欣喜地說：

「觀身如化，命不久停，唯有道德，泥磐永安。」就在佛前歸依，奇怪的是她的滿頭秀髮竟然自墮，即成比丘尼。由於思惟止觀得法，不久轉爲男身證成羅漢。（未完）

徵求

四書蕩益解
旃珊錄

兩書

海內外各地仁人大德若珍藏有智旭蕩益大師著作中的「四書蕩益解」全書四卷、「旃珊錄」一卷的任何一種者，爲了研究須要，願以高僧求讓，或能惠借一閱者，亦當以重禮相謝。

賜教處：

日本東京都品川區大崎三一〇—二十一